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轟天雷

## 第十一回 吳孝廉書齋讀報 荀編修衙門罵賊

話說吳瓊秋、汪鶴齋、齊燕樓三人，正在看北山請歸政、除三凶的折子，忽見甄幼標進來，慌忙問道：「你知北山鬧出事麼？」三人道：「正在這裡閱《國聞報》，見他一個折子。你也知道麼？」幼標忙問道：「《國聞報》在哪裡，給吾瞧瞧，吾是得京友的信，說徐中堂要參他，還牽涉龔師傅呢！吾得了信，就去見龔士弼，才得了他堂兄弟季樵的電報，知這事可危，恐犯不測。現北山已著叢枚林押回，想這十日內，必可到家。」

燕樓道：「吾聽見還牽涉仲玉呢？」一面說一面看報：若今三凶在朝，憑權藉勢，上托聖慈之倚畀，隱與君上為仇讎，而其餘之以世僕，而怏怏於少主，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，咸有不利其君之心，以希永保富貴之計。核其情狀，往往而然。而三凶又為之魁。三凶者何？大學士榮祿，大學士剛毅，太監李蓮英是也。榮祿少以妄言焚聽，廢斥多年。近十年間，重躋通顯，不念皇上錄用之恩，而以倒行逆施為事。方其為步軍統領也，已上侍皇太后之親，下侍禮王之戚，玩視朝旨，三令不從。比任北洋，不及半年，激怒皇上，幾欲加誅。夫人臣而為聖主所欲殺，則即平日之跋扈可知。今則內掌樞機，外握兵柄。夫自古及今，內外之權不相侵，將相之柄不兼攝，誠以防主弱臣強，禍生不測也。曹操於漢，有此權，則凌君矣。司馬昭於魏，有此權，則殺主矣。今榮祿既為軍機大臣，而又節制武衛五軍、北洋各軍。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，亦歸節制。

後權之盛，漫延及於南洋。而且督撫保人材，則歸其差遣。

外省制利器，則供其軍械。威柄之重，震動天下。我朝所有權臣，如鼂拜、明珠、賡堯、端華、肅順之徒，均無此勢力。使榮祿於此，或生異心，未識皇太后何以為皇上地也。即令榮祿此時初心可保，而此後則勢成騎虎，不得復下。武夫患失，必起奸謀，禍變之來，未知所底。夫古來史冊所載，權臣恃母后而不利其嗣君者，不少也，況今日榮祿之於皇上乎。此可慮者一也。剛毅外托清廉，內實貪鄙。風聞其平日嘗通饋遺於閹寺，設典肆於都門。既為軍機大臣，則開陳上心，善回天聽，是其責也。乃去秋皇上變法之時，剛毅輒抗違激撓，以致怒擲章奏，故去秋之變，平情衡論，亦由剛毅輩激成之。迨皇太后訓政之初，剛毅首以殺戮士人，鉤稽黨籍為務。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，只戮數人，不事株連。若充剛毅之居心，不至盡殺士類不止。

夫士與民，國家之赤子，聖主所愛惜者也。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，則任不肖官吏，肆意追呼，閭閻驚擾，而又裁撤學堂，摧傷士氣，省數萬有限之款，灰百千士子之心。夫江南士民，感戴皇上，紀誦聖德，一聞中外之訛言，輒用忱悵而憂疑。其用情雖愚，其受君則摯。剛毅必指為漢奸，摧夷挫辱。夫人一念愛君，即為漢奸，則必仇視皇上，腹誹聖德，而後為大清之良民，中國之良士。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，剛毅也。其設心於皇上為何如乎？此可慮者二也。幼際道：「此段說剛毅，卻也痛快。我們正是被他清賦，弄得像啞巴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論起罪來，剛毅是首，彥秀是從。只是北山參剛毅，不及彥秀，也算是遺漏了。」鶴齋笑道：「他這個折子，倒不為清賦起見。若為清賦起見，自然要參彥秀了。」瓊秋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食毛踐土，包倉米，究竟不是正道。」幼標道：「這是腐儒的說話，你怎麼也講起來？」

瓊秋道：「寧為腐儒，勿為文士。腐儒還有些骨氣；文士無行，不成了輕薄子弟麼？」幼標不服，二人爭論起來。燕樓道：「折子還未看完，請暫息辯論。」二人才住了嘴。又看道：

歷古以來，如漢如唐如明，皆有宦官之禍。漢之宦官如曹節、侯覽、張讓等，明之宦官如王振、汪直、魏忠賢等，皆攘竊威柄，荼毒臣民，而率以圯其國。然此其人，皆志在蒙蔽天子，以成其奸，故尚無弑逆之事。惟唐之宦官，廢立由其專擅，弑逆出於倉卒。若憲宗則弑於陳宏志之手，若敬宗則弑於劉克明之手。寺人謀逆，可為寒心。

我朝懲前毖後，家法森嚴。閹尹小人，不得與政事，防微杜漸，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。而今之李蓮英者，以一宦寺，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，已非一人。風聞該太監，已有資財數百萬。夫不由貪婪，此財何由而得？今日者，結天下之公憤，召中外之流言，上損我慈聖之盛名，下啟彼逆臣之口實。其為罪惡，已不勝誅。而其最可慮者，此日隱患，伏於宮禁之間，異日必禍發於至尊之側。蓋李蓮英之所侍者皇太后，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。故比年來，頤和園奔走之官僚，內務府執事之臣僕，凡得輾轉通該太監之聲氣者，以及臣僚等，本因該太監起家，而數與往來者，無不指斥乘輿，而詆毀聖德也。然則該太監之設心處處，於皇上為何如乎！唐憲宗之於陳宏志，未嘗欲誅之也，而宏志卒弑之，以服藥暴崩告矣。唐敬宗之於劉克明，未嘗欲誅之也，而克明卒弑之於飯酒燭滅時矣。刑餘之人，心狠手辣，自古然也。此其可慮者三也。此三人行事不同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。且權勢所在，人爭趨之。今日凡旗員之掌兵柄者，即職不隸榮祿，而亦榮祿之黨援也。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，即悍不若剛毅，而亦剛毅之流亞也。而旗人漢人嗜進無恥者，日見隨聲附勢，而入於三人之黨。時勢至此，人心至此，可為痛哭流涕長歎息。故竊謂不殺三凶，以厲其餘，則將來皇上之安危，未可知也。夫此三人，在今日內藏奸惡之謀，外托公忠之狀，禍伏隱昧，似無可顯言於朝。不知涓涓不塞，將為江河。水之涓涓，猶可塞也。及為江河，則一決而不可止。而況此三人者，惟皇太后能操縱之，生殺之。皇上之才，非其敵也。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，分榮祿之權，懲剛毅之暴，除李蓮英之毒，以絕一切不軌之謀，弭將來無窮之禍，惟在於皇太后一詔令耳。若異日者，榮祿則黨羽遍滿，盡收天下之勁兵。剛毅則貪暴恣睢，盡挫天下之志氣。李蓮英則盤踞於內，患生肘腋，防不勝防。奸黨滿朝，內外一氣。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，惟有委政權，聽命宵小，或可圖旦夕之安。一有罅隙，則危難立至。此時即有效忠者，亦何異於董卓、朱溫之前保漢之主，尚何濟哉。春秋傳曰：無使滋蔓，蔓難圖也。正此謂也。伏願皇太后、皇上聽曲突徙薪之謀，懷滋蔓難圖之義，亟收榮祿之兵權，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，分領其眾。懲剛毅之苛暴，而用慈祥仁恕之人。李蓮英閹尹小人，復何顧惜，除惡務盡，不俟終朝。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，可以塞天下之望矣。且非獨為皇上計也，今天下時勢，尤甚可危矣。自各口通商以來，西洋天主、耶穌等教，傳行中原，各省之民，入其教者，通計何止數百萬。自粵捻回各匪平定以來，各省裁撤之兵，流為哥老會匪。二十年來，輾轉勾引，日聚日眾，蹤跡詭秘，不可究詰，東南各省，無地無之。而各省之劇賊積盜，竊伏充斥。此年來焚教堂、戕教士，乘隙肇亂者，層見迭出。夫以各省教會、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於下者，如此之多。設朝廷一旦有事，必皆乘間竊發，揭竿而起。若彼西洋各國，約縱連橫，得寸進尺，大欲無厭，熟不願有事以收漁人之利，豈真有一國可恃。南宋待元，卒覆於元，此殷鑒也。竊謂權強在朝，刁在內，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。

一有禍變，則盜賊起而天下亂。外人於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，不有明末流寇之憂，則有晉末五胡之禍。此時雖食榮祿、剛毅、李蓮英諸人之肉，亦何足以謝天下。然則今日願我皇太后、皇上思患預防，懲治權奸者，所以保聖躬，即所以固大清基業也。此固普天下忠憤之人，所欲流涕為皇上告，職之所為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。伏願據職愚悃，代陳於聖主之前。抑職再有請者，《論語》云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遜。今皇太后、皇上孜孜求治，達聰明目，彩及芻蕘。若慮觸忌犯諱，而不使上陳，非所以處有道之邦。對聖明之主，若慮妄言焚聽，則聖明燭照，自有權衡，固無庸小臣代為慮及。且伏考本朝掌故，若咸豐七年，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錢票，繩以嚴刑。

當時掌院大臣，以其所見迂謬，詳加開導。劉其年堅請代奏，直待顯皇帝明諭申飭，劉其年始無異言。可當時芻蕘之陳，必達聖聽。職謹援此例，披瀝具陳，堅請代奏。至於狂瞽之論，干冒宸嚴，以及屢次公堂曉曉瀆請，已乾大不敬之律，蹈不諳例這愆。並請中堂奏聞朝廷，嚴刑治罪，無所推諉。職不勝區區之誠，謹具呈伏乞代奏皇太后、皇上聖鑒。謹呈。

幼標將一紙放下，又檢紙看了，卻沒有什麼。瓊秋道：「北山進京的時候，本來有些瘋意，我還托姓施的朋友照顧他。不料他到京之後，弄出這樣的事來。據我說，北山人雖癡，卻沒有膽，準定有人指使他的。」燕樓笑道：「你倒與徐蔭軒可以做兄弟，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了。」幼標道：「現就算徐蔭軒不參北山，北山的翰林也同革去一般，是再沒用的了。那位貝老先生，勢力透

頂的人，從來嫌他窮，如今是更要拒之門外了。

北山回家，怎麼好過活？難道靠吾們朋友過一世麼？」瓊秋道：「倘不革職，靜待兩年，仍可進京當差。即不然，且有翰林在身，別人還看重些，可謀個幕府做做。」鶴齋笑道：「吾以為倒是革的好。」幼標、瓊秋齊道：「你有何見解？」鶴齋道：「北山的翰林，我早說是跟沒有一般，當不出頭的。如今倒成了他的名了。」幼標道：「名好當飯吃麼？」鶴齋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如今葉公好龍的人多，聞知北山之事，必驚為天下奇杰。

也有暗資助他，也有渴慕之極，要去招致他。他交了這種橫運，倒也未可限量。」燕樓點頭道：「這話甚是。但北山總要略除瘋性才好。」四人議論一回，就各自散了。

從此常熟好事的，便謠傳出來，苟彭革職，龔氏查抄，弄得人人疑懼，個個歎息。龔氏也有些風聲鶴唳，但又不能禁止人口，弄得心懷著鬼胎而已。

如今擱下這邊，再講北山出京的事。且說北山進京的時候，心神焦躁，言語模糊。仲玉見他情形狼狽，便也埋怨幾句。無奈北山總惦念貝小姐，仲玉便痛罵了一頓。到後來說：「你骯髒髒活著在世，倒不如尋件轟轟烈烈的事，死了吧。」這句話倒觸動了他的心，便立刻搬到會館中來。仲玉見他賭氣搬到會館，便也不留，卻時時到會館來看他。北山閉門不納，仲玉在窗外觀時，裡面書卷狼藉，北山正在抄寫什麼。仲玉叫了幾聲，北山不理，仲玉也就回來了。北山做好折子，謄寫過了，便到翰林院，進衙門來。正見掌院學士徐桐在內，北山便將折匣放在公案上，自己三跪九叩首行過禮，又向徐中堂作一個長揖。徐中堂見了，便厲聲道：「北山，你又要來胡鬧了麼？」

北山正要答話，徐中堂便叫衙役將北山快些趕出，折匣擲還。

眾衙役便將北山推的推，拉的拉，北山身無縛雞之力，哪裡禁得住許多如狼如虎的衙役，只聽徐中堂在裡面大罵道：「你這失心瘋的沒臉面小賊。」北山回罵道：「你這害國殃民沒心肝的老賊。」眾衙役喝了一聲，卻又掩口而笑，將北山推出衙門。

北山還要奔進去，被車夫勸住，拉上了車回去了。眾衙役便私講道：這個姓苟的，本來有些瘋氣的，如今更厲害了。內中有個年紀略大的說道：「你們知道什麼？還須問我。這姓苟的，去年也在這裡鬧過兩次亂子的。一回上折子，是說什麼倫貝子有天日之表。一回鬧得更奇，是說要給協辦大學士龔和報仇，還說不殺盡朝臣，屍之國門，不足以謝天下。徐中堂就像今日的樣子趕他出去了。那回他還病體初癒，被我一推，跌了一跤呢。」不言眾衙役議論，且說北山回去如何。正是：國步艱難，墮禍自由相國；天閻早晚，能言便算直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